

张文德 ● 著

中亚苏非主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研究丛书

中亚苏非主义史

张文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苏非主义史/张文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9

(西北民族研究丛书)

ISBN 7-5004-3429-4

I. 中… II. 张… III. 苏非派—伊斯兰教史—研究
IV. B9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277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颀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河北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183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4029457

总 序

祖国的大西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自远古以来，西北各族人民在此繁衍生息，共同开发建设，描绘出一幅幅辉煌壮丽的历史画卷。横贯于西北的古代丝绸之路，汇聚了古代中西方的各类文明；历代西北民族的活动，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古老而神奇的大西北，至今仍为世人瞩目，成为多种学科的活水源头。特别是在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大西北及世代代居住在西北的各族人民，焕发了青春，获得了新生，一个崭新的西北，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团结、奋进的局面，正在兴起！

为了认真总结、研究历史上西北各族人民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经验和教训；为了认识、解决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为了推动有关西北民族的各个学科的深入发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将编辑出版一套《西北民族研究丛书》。丛书以编辑出版那些研究探讨从古至今与西北民族相关的学术专著为主，酌情收录有价值的资料汇集、译著等。由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审定选题、书稿及出版事宜，并面向全国（包括港台）及世界各国学术界征稿。我们殷切希望本套丛书能得到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批评。

《西北民族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1 年 11 月

《西北民族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勇	王 欣	尹伟先	厉 声
吕建福	刘 戈	李 琪	余太山
杨圣敏	张 云	李大龙	李范文
罗 丰	苗普生	周伟洲	高永久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亚苏非主义史》最终成果。作者在参考和利用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亚苏非主义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本书以苏非派推动中亚游牧民族伊斯兰化为重点，着重探讨了中亚苏非派的三大教团亚萨维教团、库布拉维教团和纳合什班底教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与游牧民族或地方政权的关系，并对苏非主义在中亚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作了适当分析。



张文德，1965年生，江苏兴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硕士论文是《中亚苏非派述论》（贵州师范大学1990年），博士论文是《明与帖木儿朝交往史研究》（南京大学2001年）。发表有《苏非主义在中亚的早期发展》、《论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明史·西域传〉黑娄考》、《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等论文30篇。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中亚苏非的渊源	(12)
一、呼罗珊派的兴起	(12)
二、呼罗珊派成员转变为苏非	(16)
三、巴格达派的传播与哈拉智的“化人说”	(21)
第二章 中亚苏非的早期思想与实践	(26)
一、中亚苏非思想与逊尼派信仰的调和	(26)
二、苏非的精神功修	(32)
三、德尔维希的出现	(37)
第三章 中亚苏非教团的形成	(39)
一、克尔卡的授予	(39)
二、哈纳卡(道堂)的普及	(41)
三、希尔希拉(道统)的使用	(44)
第四章 突厥人的伊斯兰化与亚萨维教团	(51)
一、中亚苏非在突厥人中传教	(51)
二、阿合马·亚萨维和他的《大智之书》	(55)
三、亚萨维教团的发展	(60)
第五章 库布拉维教团	(64)
一、库布拉维教团的兴起	(64)
二、库布拉维教团的教义	(66)

三、与花剌子模王朝的关系	(68)
四、蒙古入侵花剌子模及其以后的库布拉维教团	(69)
第六章 中亚苏非的顿挫与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	(75)
一、中亚苏非的顿挫	(75)
二、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	(77)
(一)察合台汗国分裂前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汗	(78)
(二)苏非派在察合台汗国的活动	(82)
(三)东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	(85)
第七章 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	(91)
一、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	(91)
二、伊斯兰化措施的实行	(95)
三、汗国伊斯兰化的特征	(101)
第八章 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	(105)
一、别儿哥汗接受伊斯兰教	(105)
二、月即别汗与汗国伊斯兰化的完成	(111)
三、汗国伊斯兰化的影响	(116)
第九章 纳合什班底教团的兴起	(122)
一、巴哈丁·纳合什班底与教团原则的确定	(122)
二、和卓阿赫拉尔与教团的兴起	(127)
三、贾米与苏非主义的传播	(128)
第十章 苏非派与帖木儿王朝	(132)
一、帖木儿利用伊斯兰教	(132)
二、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时期的伊斯兰教	(134)
三、和卓阿赫拉尔家族与帖木儿王朝	(139)
第十一章 苏非派与乌兹别克人诸汗国	(144)
一、苏非派与乌兹别克人结盟	(144)
二、苏非派掌握乌兹别克人诸汗国的宗教权及其 影响	(147)

三、“复兴的纳合什班底教团”	(155)
(一)16 世纪后期河中地区的纳合什班底教团	(155)
(二)伊玛目·兰巴尼派的形成	(156)
(三)伊玛目·兰巴尼派在河中地区的传播	(159)
第十二章 苏非派与俄国征服中亚	(164)
一、俄国扩张中亚时对伊斯兰教采取的策略	(164)
二、河中地区苏非派领导的反俄斗争	(177)
(一)塔什干“霍乱”暴动	(178)
(二)安集延起义	(179)
三、北高加索的苏非派	(181)
(一)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后期苏非派的反俄 斗争	(181)
(二)1917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非派	(185)
(三)苏非派能够保持长期影响的原因	(188)
结束语	(193)
附录 “卡兰达尔”	(198)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9)

导 言

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以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及其之间的地区）为中心，包括现今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北部、印度西北部和我国新疆，旁及高加索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处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会处，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地，也由于其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上，这一地区历来人员往来频繁，苏非派成员，尤其是那些漫游的苏非，流动性很强，其影响的范围也很广。本书尽可能研究这一地区苏非的活动，但不可能包括这一地区所有苏非的历史。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是对伊斯兰教内信仰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教团的统称。1821年，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用“苏非主义”（Sufism）称呼该派。在西方学者那里，苏非派与苏非主义为同一词（Sufism）。其实，苏非主义不仅指苏非功修者所结成的团体，而且也指历代著名苏非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的综合，即伊斯兰教中苦行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结合形成的苏非思想。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①。

“苏非”一词起于何时，历来众说不一。据中亚著名苏非阿布·纳斯尔·萨拉吉（卒于988年）的记载，苏非，阿拉伯文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4页。

(sūfi) 的音译, 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织衣以示质朴, 故名。卒于 728 年的哈桑·巴士里已在他著名的“我看见一个苏非在绕行克尔白”一句中使用“苏非”这个词。萨拉吉又引用了苏非苏夫安·哈瓦里(卒于 778 年)的话:“要不是因为苏非阿布·哈希姆, 我绝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虚伪会是怎样巧妙。”这个阿布·哈希姆(卒于 788 年, 库法人)是伊斯兰教中获得苏非称号的第一人。^① 据另一些人的记载, 最早获得苏非称号的还有一位库法人, 名叫查比尔·伊本·哈彦(702—780 年), 此人是一位什叶派炼金士, 传授一种他自己倡导的苦行教义。^② 如果这些说法可信的话, 那么, 至少 8 世纪时, 已有“苏非”这一称号了。

“苏非”一词的词义说法也很多。10 世纪的中亚著名苏非卡拉巴基在其《苏非教义》一书中指出:“苏非”之所以称为“苏非”, 有人认为他们在真主面前心灵清静(Şafā)和行为纯正;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真主面前居于高品位和前列(Şaff); 有人认为他们的品质很像生活在先知时代在麦地那清真寺坐在长凳(Şuffah)上的热心支持者; 有人认为只是因为他们穿着羊毛(Suf)衣服, 等等。^③ 现在一般认为“苏非”一词就是源于苏夫(sūf, 羊毛), 即指穿粗制羊毛衣服的人。这种衣服最初是穷人和忏悔人的服装, 在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685—705 年)时期, 它成为苦行者装束。^④ 然而, 这些苦行者当时还没有称为苏非。有的叫作“乌巴德”(‘Ubbad, 单数 ‘Abid), 意谓奉献者,

① Dr. Tavād Narbakhsh, *Sufism: Meaning Knowledge and Unity*, New York, 1981, pp. 12—13.

②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4, Leiden, 1934, p. 681.

③ Abu Bakr al-kalābādhi, *The Doctrine of the Sufis*, Translated by A. J. Arberry, Cambridge, 1977, p. 5.

④ I. P. Petrushevsky, *Islam in Iran*, Translated by Hubert Eva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 271.

即全身心地奉献于安拉之人；有的叫作“祖哈德”（Zuhhād，单数 Zāhid），意谓禁欲的苦行之人；有的叫作“努沙克”（Nussak，单数 Nasik）意谓虔诚者。世间对他们也常用“流泪者”、“说教者”等具有特色的名称。^① 只是到了 9 世纪中叶，“苏非”一词才正式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用来指那些完全奉献于伊斯兰教精神生活的苦行主义者。^② 粗制的羊毛服装便于他们席地而坐和随地倒卧，也适应他们经常的流浪和旅行生活。

8 世纪后期至 9 世纪初，伊斯兰教中的苦行主义者已逐渐从单纯的苦行实践活动转而产生了思索的倾向，开始对自己的内在体验给予理性的反思，这种思索倾向由于这一时期大量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传入以及由于基督教、佛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思想的渗透而深化。他们以《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吸收了这些外来思想，或者受这些宗教思想的启发，强调通过神秘的自我感觉之经验接近真主、认识真主，最终与主合一，并对此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形成了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思想。随后，以神秘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苦行主义者逐渐组织化，从而形成了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在阿拉伯文中，加入苏非派者，或者说，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称为 Tasawwuf，或“穆塔沙维夫”（Mut-sawwif），即指苏非派信徒。^③ 苏非派在神秘主义思想方面，从未形成能为各地著名苏非共同接受的、统一的教义。我们只能从各

① 简井俊彦：《伊斯兰教思想历程》，秦惠彬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111 页。

② R. N. Fr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31. 希提称苏非一词此时用来称呼某一类禁欲主义者 [见其《阿拉伯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515 页]。阿尔贝里在其《苏非主义》（A. J. Arberry, *Sufism: 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 Unwin, London, 1979, p. 35）一书称：9 世纪中叶，它成为苦修者的正式称号。10 世纪时，苏非又采用了神智的观念。大约在 10 世纪时，整个穆斯林神秘主义者都被称为“苏非”。

③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第 262 页。

地苏非不同的主张中找出其共同点，即苏非派的基本教义。大体说来，它包括一神论、神爱论、神智论和人主合一论等。苏非派认为，一切源自真主，惟有真主是真、是实，俗世生活的一切皆虚、皆幻。真主通过外显或外化为宇宙万物来表现他的绝对存在。真主的独一性和统一性是人们认识真主、回归真主并与主合一的根据。苏非派还认为，爱是真主的一种完美德性，真主以他普遍的爱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以爱的属性。无限喜爱真主是认识真主的根本前提，只有时刻向往、赞念和喜爱真主，通过精神修炼和灵魂的净化，才能与真主合一。“神智”是一种源自真主的、关于真主的神秘的、直觉的知识，人们只有借助直觉的内心灵性感受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它不是理智努力的结果，而是真主仁慈的赐予。真主向人们启示真主自身以及通过他自身使人们认识宇宙万物；真主向人们显示他在天体和灵魂中的力量 and 影响，以证实造物主的存在。人们通过沉思冥想，回忆真主，进入“无我”的精神状态，与真主之光交融，才能达到认主的目的。人主合一是苏非功修的最终目的。在苏非派看来，人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功修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可以通过精神恍惚、入神的状态；可以通过思想的高度集中、全神贯注、自我催眠、赞念齐克尔的方式；也可以借助音乐、舞蹈、唱歌等促使入神的状态实现。然而，并非人人皆可达到入神和合一境界，只有那些经过严格指导的功修者方可达到这一阶段。“人主合一”的情状，一般是指功修者在心灵或精神上犹如安拉潜入自我的一种人主不分的感受，诚如明朝王岱舆《清真大学·体一》续认第三章所言：“知以主知，见以主见，言以主言，兹乃自一而一。”苏非派把人主合一分为三个层次：（1）功修者的合一。须在导师的秘传和倡导下，经过个人的勤奋功修方可达到这一常人莫及的境界，是一种短暂的、时断时续的合一。（2）圣徒的合一。圣徒因深知合一的奥秘，常被尊为“精神导师”。其合一之感持续时间更长，但仍有

时限。在合一的状态下，他可以自称真主，也可以以真主的言语而言语，但在非合一的状态下，则不可以自比真主。(3) 先知的合一。因先知品级最高，人格最完美，其合一为先天之合，故为永恒的合一。^①

苏非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宗教仪式。不仅不同教团的教仪有区别，即便是同一教团内各支派间也有着细微的不同。而对神秘奥义的理解也有着不同的表述。这就使得我们对苏非派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难度。然而，由于苏非派的活动在中世纪时已强烈地注入到穆斯林社会生活中，在近现代的伊斯兰世界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尽管它是很隐蔽的。因此，无视苏非的历史是不能深刻地了解伊斯兰世界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吉布认为：“如果对苏非派的运动及其因果关系不能耐心地并以学者的公正态度进行研究，便不能写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伊斯兰教历史。”^②

中亚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中世纪直至现代，苏非主义在中亚流行千年，当今仍有很大的影响。一部中亚苏非主义史，也就是一部中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因此，研究中亚苏非主义对研究世界伊斯兰教史和中亚文明史都具有重大意义，或者说，是它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中亚苏非主义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诚如著名的中亚史学者王治来先生所说：“在我国新疆和苏联中亚，目前无疑地仍有苏非主义的影响，对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政治稳定起着无形的作用，需要我们对它进行研究，使人们了解它，以

①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278—287页；《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56页。

② 引自 Sh. A. 拉希德、I.H. 库雷希：《巴基斯坦简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31页。

利于工作。”“人们如能深入了解伊斯兰教及苏非主义，必能更好地在中亚地区进行工作；必能更好地借鉴苏联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对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对加强民族间的理解作出贡献。”^①

9世纪以来，苏非主义在中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分成以下四个阶段：（一）9世纪至10世纪是中亚苏非的渊源时期，即中亚苦行主义者向苏非转变时期。（二）10世纪至13世纪是中亚苏非派的形成时期。由于苏非思想与逊尼派信仰不断调和，苏非逐渐取得合法地位，在修行仪式、宗教传播等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苏非们开始向组织化方向发展，最后形成了苏非教团。在中亚，主要形成了两个教团即库布拉维教团和亚萨维教团。苏非教团的出现，标志着苏非派作为一个宗教派别最终形成。这一时期，苏非派在突厥游牧民中传教获得极大的成功，在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由许多四处漫游、在突厥人中传播伊斯兰教的苏非传教士组成的亚萨维教团自12世纪后期以来在草原游牧民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三）13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是中亚苏非派的发展时期。蒙古人的入侵，使中亚苏非派一度受挫，但由于苏非派在中亚蒙古人中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蒙古人的三大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最终都实现了伊斯兰化。随着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帖木儿王朝的离析和乌兹别克诸汗国与伊朗沙法维王朝的对峙，中亚苏非派在世俗政治力量彼此相争之际，得到了迅速发展，并由此进入了兴盛阶段，其标志是纳合什班底教团的兴起。该教团具有强烈的人世主义色彩，其盛时，政治上享有特权，宗教上居于统治地位，经济上拥有很大的财富，成为一支左右中亚社会发

^① 引自王治来先生在1990年给张文德的硕士论文《中亚苏非派述论》写的评语。

展的重要力量。(四) 19 世纪后期是中亚苏非派的衰落时期。由于苏非派特别是纳合什班底教团已与中亚社会政治紧密结合,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征服中亚不仅沉重打击了世俗政治力量,也使苏非派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特权。于是苏非首领们时常站在民族斗争的前列,领导民众反抗俄国统治的斗争。不过,他们并不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因而在反俄斗争中屡遭失败,最终在俄国的压制下,走向衰落。然而,苏非神秘主义毕竟是一种精神生活,世俗力量可以沉重打击苏非派的势力,但无法左右人们的精神世界。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或动乱时期,往往会出现一些新的苏非思想家,如伊玛目·兰巴尼就属于这类,他们为神秘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宗教仪式的变革做出了贡献,为苏非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苏非主义落而不衰,始终为某些人信仰和遵循。

苏非派的研究,首先来自苏非派自身,10 世纪的卡拉巴基和 15 世纪的贾米,都是研究苏非主义史的著名学者。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国内出现了不少中国穆斯林写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其中多与苏非派有关。如王岱舆(约 1570—1670 年)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约 1584—1670 年)的《归真总义》,马注(1640—1711 年)的《清真指南》,刘智(约 1660—约 1730 年)的《天方性理》等。^①

20 世纪,国内外出现了不少研究苏非派的学者,著作颇丰。我们不可能列举所有的著作,只能略举一二。国外学者中,英、俄、法、美、日等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较多。由于近代英、俄曾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俄国最后征服中亚,由此,英、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英国学者主要研究苏非主义的思想、术语、分支流派和渊源问题。他们在翻译苏非著作的同

^① 详情参见金宜久:《苏非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2 期。